

难忘家乡的黄鱼胶冻

■郑明理

家乡湖岭唤起我回忆的东西很多，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我们家冬天做的黄鱼胶冻了，很有特色，很受欢迎。

当年父亲亲手做的黄鱼胶冻非常地道，可以说是一种品牌，不少人谈起当年到我家吃黄鱼胶冻，因为太好吃了，所以总会将碗里剩下的每一滴酱油都用舌尖舔干净的，说至今回想起那情境还是直流口水。

看起来简单的黄鱼胶冻，做起来其实很有讲究。做正宗的黄鱼胶冻非常不容易，对原材料(黄鱼的鱼胶)要求很高，制作工序不简单，同时还受到气温的影响，需要细心加耐心。

做黄鱼胶冻，首先要挑选比较长比较宽的黄鱼鱼胶，放在清水里泡上一个星期(每天要换水)，等到鱼胶浸泡得可以用筷子戳穿透了，便从水里拿出来，将长鱼胶剪短，用大把竹筷子夹杂着浸泡得比较容易撕断的鱼胶，放在木盆里，借助双手的力量，反复不断地用力搓，期间还要不时地加一点明矾泡过的水，将鱼胶搓成豆腐渣一样的状态，剔除其中的杂质，留下白白的鱼胶面团。这是做黄鱼胶冻最重要的一道工序，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也很费力气。因为只有尽可能用手工将鱼胶搓得很细很细，这样做出来的胶冻才会入味。

然后将搓细的鱼胶面团放在木桶里，倒入烧滚的开水(开水的数量根据气温情况按比例倒入)，用较长的木条不断搅拌，直到鱼胶完全融入开水里为止。

最后将搅拌均匀的鱼胶水倒入大的木盆里，用小汤勺舀漂浮在上面的一些小泡沫，将木盆放在不易被人碰撞但比较通风的地方。就这样，再经过一夜的自然冷却冷冻，第二天早上，黄鱼胶冻就做成了。

面对一木盆富有弹性的黄鱼胶冻，如何变成口中的佳肴，也是挺有讲究的。先将木盆中的胶冻用小木刀片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形状，然后将它放入特制的木匣子里(下面拉上网状的尼龙丝)，再用小木板的盖把它往里一推，胶冻就如萝卜丝胶一条一条出来了，慢慢地洒落在准备好的碗里，最后倒入特制的美味酱油，按口味还可以加点米醋或麻油，这样含到嘴里，便有一种冰冰的、香香的、咸咸的感觉，这在那个食物特别匮乏的年代，就是一碗美味的黄鱼胶冻了。

黄鱼胶冻里面还有部分特别的胶冻，就是胶冻沉淀在最下面的胶冻脚部分，我们叫“胶脚”，特别有韧劲，那是必须要用刀切的，切成薄薄的一条一条，蘸着酱油，吃

在嘴里像吃猪肉股。我家隔壁阿祥等人是每天专门来吃“胶脚”的，而且嘴里一定要发出很响亮的咀嚼声，以引起别人的关注，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旁观者也是享受!

因为正宗的黄鱼胶冻是挑选优质黄鱼鱼胶制作的，所以富含营养，有益身体健康，它同时也是解酒的一道好菜。湖岭人喜欢喝酒之后吃上一碗这样的胶冻，所以经常有人半夜来我家敲门买胶冻，说不吃一碗胶冻睡不着。也有人会拿黄鱼胶冻招待城里来的亲戚朋友，所以一些城里人有时也会慕名而来尝一碗，用今天时髦的话说，黄鱼胶冻那时成了湖屿桥街的“网红小吃”。

湖岭人的分岁酒，是一定要有一碗黄鱼胶冻的，所以过年那几天我家的生意特别好，基本上是供不应求，就连留起来想自家吃的黄鱼胶冻都会被“熟客”找出来买走。

美味佳肴黄鱼胶冻，曾伴随我们走过无数个冬天、无数个春节。后来，由于优质的黄鱼鱼胶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贵，再加上舌尖上的食物品种逐渐丰富起来，黄鱼胶冻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它依然是我们那个时代美好的记忆!

又见油菜花开

■林南斌

暖风像是春天的信使，传播着万物复苏的信息，舒展开一幅春暖花开的美丽画卷。此时漫步在马屿镇天井垵的田埂上，眼前那一碧万顷的油菜花地，不知什么时候换上嫩黄的衣服，如新娘的晚礼服般鲜艳。迎着迷人、湿润的春风，星星点点、万头攒动，绰约的风姿像是对远方的客人发出邀约。

又见油菜花开。金灿灿的油菜花是扮靓美丽乡村的特殊风景，远的不说，瑞安桐浦的万亩油菜花基地近在咫尺、远近闻名，曾获“中国最美油菜花海”的美誉，而我家天井垵的油菜花也不遑多让，只见成片成片的油菜花盛开着，一朵朵，一簇簇，像是金色的波浪层层叠叠，一垄垄，一畦畦，仿佛晴空遗落的彩云，惊艳得令人不敢呼吸。

油菜在温州被称为“菜子”(也叫“菜籽”)，用成熟菜籽压榨的油即菜油，味道纯正，香味特别浓。据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瑞安方言》记载：“油菜，菜子花头菜子花蕊。”古往今来，油菜深受文人墨客喜爱，美其名曰“芸苔”。据《嘉庆·瑞安县志》记载：“《齐民要术》：‘芸苔足霜乃收，即油菜。’《本草》：‘亦云芸苔，一名胡菜，一名油菜。’”

往年早春时节，我总是携妻儿回到老家，看望长辈，走亲访友，顺道去乡间的田野里转一转，欣赏“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田园风光。有时候心血来潮，童心未泯的我们干脆卷起裤脚，光着脚丫，在无边无际的旷野尽情奔跑、嬉闹，呼吸着带着青草嫩芽气息和油菜花香的



陈豪/图

空气，把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都甩到了身后，那一幕幕温馨的画面定格在了我记忆深处。

我的家乡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享有“浙南万吨粮仓”的盛誉。你看这里一马平川，沃野千里，有粮田四万多亩，早春时节，放眼金黄，美如诗画。过去，曾因地势低洼，经常被淹，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养女勿嫁天井垵，未旱没水吃，未涝一片白洋洋，一下暴雨赶快爬栋梁。”近年来，当地政府不断加大农田基础设施投入，加强“五水共治”力度，有效改善农田灌溉条件，使抗旱防洪减灾的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形成了“田成方、路成网、林成行、渠相连”的现代化粮食功能区格局，实现了从涝区到粮区的“华丽转身”。

又是一年春来到，如今蝶变后的天井垵万吨粮仓和艾米田园综合体，已成为人们节假日休闲游的“网红打卡点”，每到周末便是人山人海。走在天井垵的田间小路上，顿觉天格外蓝，田格外黄，空气格外清新。随手摘下一串未结实的菜籽，含在嘴里，舌尖传来一丝丝的香甜，沁人心脾。我想，这种味道就叫做“乡愁”吧!

听一场千年的雨

■孔舒展

晚饭后，便躲进雨里。喜欢听雨的人，才懂雨的灵性，它从云里飘来，从风里飘来，仿佛飘过了千年的岁月，终于飘到了我这里。于是我向它伸出手，触之微凉，心中乍喜，春雨春雨，这个春天，你如约而至了啊!

听雨，听的是心境。在寻常的心境下听雨，会收获令人沉醉的小曲，在淅淅沥沥中，伴着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雨敲打叶子的声音是清脆的，雨落在水面的声音是婉转的，这样一声、那样一声，突然就惊了自己，也喜了自己。

若是心境有起伏，雨声也会不同。那闭上眼睛，将感知完完全全交给听觉的那一刻，只见飞湍瀑流，断崖千尺，或见溪流潺潺，绿水荡漾；杏花烟雨的江南小巷里撑起一把油纸伞，黄沙漫漫的塞北呼号着雨雪交加的风；霏霏淫雨裹挟阴风怒号朝岳阳楼席卷而去，剑门关留下一个细雨骑驴的销魂背影……

若听得再仔细一点，便会发现，古屋的雨会有不一样的声音。黑瓦白墙寂静的千年，终于在此刻发出了呢喃，诉说着历史的厚重与绵延，时间的静默与回响。我推开古屋深闭的木门，轻轻地走进，似乎每一步都走在历史的长河里，一步一响。我听见了民国的雨、李商隐的雨、《诗经》的雨，携铁马冰河入梦的雨，京城润如酥的雨……我渐渐地迷了、醉了，我不知是我走进了千年的雨，还是这场雨落了千年，落在了我这里。

这座古屋仿佛已经很老很老了，老到没人知道它的年岁。年迈的裂痕刻在墙头，是百年，还是千年？我不知道它是孤身度过了亘古的岁月，还是偶尔会收留一些落寞的旅人，又目送旅人离去？雨丝微凉、微风微凉，一种凄凉感从心中泛起，我从古屋的雨里，听到了千年的孤寂。

于是想起，七八百年前的蒋捷，是不是也听了这样一场雨？在他的生命里，有三场雨，少年、中年、老年，都由雨串在一起，歌楼里醉生梦死的时光太短暂，他在一场舟舟中的雨里清醒，可一切已经太晚太晚，他面对辽阔云低、断雁西风，人生的孤独与悔恨谁可语？晚年的那场雨，虽小却埋葬了一切，欢乐不再、仇恨不再，一切情绪都烟消云散，只剩下一个麻木的老人，在僧庐下，听雨点点滴滴，滴到天明。

古屋的雨听起来有些苍凉，不如登上高楼看看。宋代人是最喜欢登上高楼的，两万篇《全宋词》里，有二千多篇是在高楼上写成的。高楼之高，将整个小城的景色尽收眼底，当视野变得开阔，原有的情绪会无限强化，感伤的人更感伤、奔放的人更奔放，孤独之人更有深度。而当高楼遇上雨，一切就又不一样了，整个小城都笼罩在漫漫烟雨中，一切苍凉迷茫、波澜壮阔宛然其中。苏轼就曾写“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这是超然台上的盛景，千家万户都黯淡在风云烟雨之中，听



这般风雨明晦，楼超然，人也超然了。

江南夜雨听起来则又不同，它最绵延，最多情又最无情。“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是雨的多情，它知道陆游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在世态炎凉中冷了心，于是给予他整晚的陪伴，浙浙沥沥仿佛在告诉诗人：你不必落寞，也无需愁苦，因为明日清晨的深巷，你会在转角遇见杏花的柔情，你可闲作草、也可细品茶，更可以用你的修养找到生命的平衡点，和光同尘。雨虽无言，却能不经意间触及灵魂深处。一场夜雨，可以触摸多少人的心境，又抚慰多少人的伤痕。

雨有时也会无情。在李商隐的眼里，巴山夜雨实在太大了，漫天地下、无边无际地下，仿佛怎么下都不会停，就像他的妻子永远不会回来一样，那些当时只是寻常的剪烛夜话的时光，也永永远远成为伤逝了；而对黄庭坚来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千年前的那一场江湖夜雨，他听了整整十年，山高海阔，十年羁旅生涯的艰难凶险、凄凉困苦，伴随着的只有一场无穷无尽的雨，和一盏孤零零的灯。我想，或许每个人的生命里，都需要听属于他的一场无情的雨。

“莫听穿林打叶声”，苏轼早就告诉我们，有些雨，可以不用听。江湖风波恶，人间行路难，多少少年意气被雨打风吹去。其势必惧怕吧？一身蓑衣任凭风吹雨打，生命仍会遵循着轨迹走下去，而最后回望一眼来时路，会发现，也无风雨也无晴。

听雨不总是惆怅，也有许多惬意。惬意的雨，迎面而来都是生活的气息。午后，携两三好友，共坐乌篷船里。雨中的乌篷船划得是这样慢，让我觉得生命漫长得仿佛不能再漫长。滴滴落下的雨，在船檐凝结成水帘，倾泻而下。有些困了，于是我闭上眼睛，日光洒在我身上，暖洋洋的，这不就是“画船听雨眠”么？原来千年前的韦庄早已写下我的心情。当春水碧绿如翠林之际，下起了微微细雨，而远处卖酒的少女比明月更美好，比霜雪更纯洁。听着这样的淡烟疏雨，画舟入眠，怎么会舍得离开呢？

在我家门前，就有一座小亭，它是那样的安静，静静地待在雨里，等待我的到来。我喜欢撑起一把伞，前往小亭去听雨，这座亭子是独属于我的“听雨亭”。

如果你愿意，可否与我同去。我们一起去看一场千年的雨。

桐浦赏樱花

■陈桂芬

我第一次看到“樱花”两字是在初中语文教科书上，鲁迅先生撰写的《藤野先生》：“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这日本的国花樱花，用中国的绯红元素来形容，让我记忆犹新。当时只听老师说，樱花很漂亮，漂亮到什么程度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什么时候接触到美丽的樱花，认识了绯红的樱花，已经没记忆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欣赏到像桐浦那样连片广阔的樱花。



不同……

在美丽的地方赏美丽的樱花，幽远的大坪山不再幽远，清静樱花谷不再清静，凤凰樱花谷也成了人的世界。人人看花花看人，人与樱花不管怎么组合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我不喜欢拥挤和匆忙，喜欢平心静气地看花，樱花园刚刚开放，人流不多，正满足我欣赏的欲望。

早上天公不作美，下了蒙蒙细雨，到了凤凰樱花谷，小雨早就停止而变成了阴天，偶然还露出了点点羞涩的太阳。樱花在融融的春光里争奇斗艳，不愧是欣赏樱花的最佳时间，最美的遇见。

在樱花园里，心情也变得格外开朗，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能感觉到春风拂面的暖意。一朵朵绽放的樱花，香气扑鼻而来，贴着花瓣仔细品味，恬淡的气息，弥漫整座大坪山，不，甜美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春天。

在这里，一棵棵樱花树犹如亭亭玉立的少女，树上的樱花如同少女头上的装饰

品。樱花经过细雨的滋润后，显得颇为鲜嫩，一朵朵艳丽的花儿，透出淡淡红晕，五片花瓣中簇拥着鹅黄色的花蕊。微风一吹，空中的花瓣像小姑娘一样在翩翩起舞，满天满地都是樱花的花瓣，树叶上也有，枝杈上也有，花瓣飘到人的脸上如同少女亲吻你，烟一样轻，玉一样润，温暖而幸福。

漫步在樱花大道上，散落的樱花，娇艳多姿，营造出浪漫唯美的氛围。樱花落在地上，地面上似铺了一层淡粉色的绒毯，色彩斑斓，楚楚动人。当你坐在大道的椅子上，周围都是樱花树，听花开，听花落，听花香温软，犹如与情人在美丽的花园里窃窃私语，透出一种别样的浪漫情怀。

樱花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美丽、纯洁、高尚和浪漫的象征。常被用作咏物抒怀的对象，明代宋濂，唐代元稹、李商隐、李煜等文人都为樱花写谱作记。现、当代名家抒写樱花的就更多了。现在桐浦樱花节还融入宋韵文化、汉服巡游、樱花音乐会等，尽得山野樱花特有趣味，哪儿花草能有如此背景衬托？一朵樱花就是一枚心，你带着情感去欣赏樱花，就会融化人的心扉，带着诗意去品尝樱花，就会走近文人墨客的世界。

樱花太有魅力了，归程还没到家，我就下决心，带着家人再去桐浦，欣赏凤凰樱花谷艳丽的樱花。

家乡的那棵红枣树

■郑明豹

“家乡那棵红枣树，伴着我曾住过的老屋，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一曲《红枣树》勾起我对家乡的深深思念。我家在湖岭，这里也有一棵红枣树，还有我抹不去的童年记忆。



有一次阿坚他们输了，给我们一人一个鲜枣，他们哪来的新鲜红枣？于是偷偷跟着，一直跟到离我家不远红楼前那棵红枣树下。这棵红枣树高十几米，树冠像一把巨伞，叶茂枝繁，树上结满红枣，青绿饱满，让人口水直流。四周观察一下，看来他们是爬围墙上去偷红枣。于是几个小伙伴商量好，夜里来抓他们。等到晚上七八点，我们过去一看，阿坚几位伙伴已经爬上围墙偷红枣了。我惊叫了一下，被阿婆发现，阿坚狠狠瞪了我一眼，连续用几个红枣打我，跳墙逃走。阿婆出来，看到我脚下几个红枣，以为是我们几个爬墙摘红枣，要拽我去见我爹。到了我家，我爹操起扫把柄逼问，我站着一动不动任他打，打死也不承认。打痛了才哭着说是李宅的孩子，就是不说是哪个。知儿莫如母，妈妈在我快承受不住的时候冲过来抱着我，替我挨了一扫把。但我的脚上已经红肿了一大片，看妈妈心疼地抹眼泪，我还是那副刚强的模样，安慰她说：“妈妈，

我没有偷红枣。”

从那以后，经过红楼的红枣树下，总会逗留一下，上面红枣已经变红了，阿婆赶紧拿起靠在树边装了网兜的竹竿，伸手拽下几个红枣，笑着递给我。我一边咽着口水，一边礼貌地拒绝，离开了。第二天，阿婆拿着一袋红枣到我家，说这是对冤枉我的一个补偿。阿婆说：“都是乡里乡亲的，不是心疼那几个红枣，是怕孩子们从墙上摔下来伤着身体。”从那以后好几年，红枣熟了，阿婆都会给我送一小袋，那红枣大大的，红红的，吃到嘴里甜到心里。

成年后，我离家越来越远。去年五月回家，看到那棵红枣树开花了，茂密的树冠，像一把巨伞，绿油油的树叶间，一串串黄绿色的小花，开得密密麻麻。枣花飘香，淡淡的清香中带着甜味儿，沁入心扉。闭了眼，树上仿佛满是青绿的枣儿，慢慢变白，又慢慢变红，绿色的树叶间点缀着一串串大红枣儿。阿婆已经不在，阿峰阿坚他们也离开家乡各奔前程，昔日的家乡早已物是人非。严厉的父亲走了，慈祥的妈妈跟妹妹住在一起，已经满脸皱纹，白发苍苍。

昨天去看妈妈，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却一下子焕发出红光。那一眼神，忽然明镜般的亮堂，嘴上唠叨的是“我很好很好”。我内心深处却堵得发慌。来去匆匆，淡淡的忧伤，剪不断故土情缘……